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  
第三十七回 粉金剛雲南上路 瘟元帥塞北傳書

話說柏玉霜見王氏弟兄駕船趕來，好生著急，忙叫：“洪大哥救我！”洪恩說道：“你們不要害怕，俺去會他。”說罷，拿著根竹篙跳上船頭說道：“王兄弟，想是來追我們的麼？”王宸見是洪恩，站在船頭忙望他船裏一看，見柏玉霜同秋紅仍然在內，心中暗暗的歡喜，說道：“洪大哥，我不是來追趕你的。自古道：‘兔兒不吃窩邊草。’你我非是一日之交，你如今接了我這口食去也罷了。我如今同你商議，他一毫東西我也不要，你祇把兩個人與我如何。”洪恩說道：“叫你家大哥來，俺交人與你便了。”王宸大喜，用手指道：“那邊船上不是我家老大？”洪恩向那邊上高聲叫道：“大兄弟，你過來說話。”王宗道：“大哥有何吩咐？”洪恩道：“你我二人平日天天思念羅恩公，誰知今日險些兒害了羅恩公的舅子，你還不知道哩！”王宗大驚道：“羅公子的舅子在那裏？”洪恩道：“你們追趕的二人，不是現在我船上坐著？你們快快過來陪禮。”王氏弟兄聽了此言，呆了半晌道：“真正慚愧。”忙丟了手中的器械，一齊跳過船來，向著柏玉霜就拜，說道：“適纔愚弟兄們無知，多多冒犯，望乞恕罪。”慌得柏玉霜連忙還禮說道：“諸位好漢請起，多蒙不責就夠了。”那王氏弟兄三人十分慚愧，吩咐那來的四隻船都回去，遂同在柏玉霜船上談心。洪恩將柏玉霜的來歷告訴了一遍，三人大喜，說道：“原來是羅公子的至親，真正得罪了。”柏玉霜說道：“既蒙諸位英雄如此盛意，還求諸位看小生的薄面，一發將那賣拳的史忠放了罷。”那王宸笑道：“還吊在我家裏呢。求公子到舍下歇兩天，我們放他便了。”柏玉霜說道：“既蒙見愛，就是一樣，小生不敢造府。”王宸道：“豈有空過之理。”洪恩道：“今夕夜深了，明日俺送相公過江也不遲，俺也要會會兄弟去。”柏玉霜道：“祇是打攪不便。”眾人道：“相公何必過謙，尊駕光降敝地，有幸多矣！”

當下洪恩搖著櫓，不一時早到王家莊上，一起人上了岸。王宸代秋紅背著行李，洪恩扣了船，一回到莊上，又請王太公見了禮，即將放下了史忠，都到草廳，大家都行了禮，推柏玉霜首座，那王宗吩咐殺雞宰鵝，大擺筵席款待柏玉霜。一共是五位英雄，連小姐共是六位。秋紅自有老家人在廂房款待酒飯，一時酒完席散，請柏玉霜主僕安寢，又拿鋪蓋請洪恩同史忠歇了。一夜無話。次日清晨，柏玉霜就要作別過江，王氏弟兄那裏肯放，抵死留住，又過了一日。到第三日上，柏玉霜又要過江，王宗無奈，祇得治酒送行；又備了些程儀，先送上船去了，隨後史忠將自己的行李並柏玉霜的行李一同背了。那王氏弟兄同王太公一直送到江邊，上了船方纔作別，各自回家。且言柏玉霜上了船，洪恩扯起篷來，不一時早過了江。洪恩尋個相熟的人，托他照應了船、僱了轎子抬了柏玉霜，叫腳子挑了行李物件，同史忠、秋紅棄舟登岸，進了城門。到了丹徒縣門口，問到李府，正遇著洪惠，弟兄倆大喜，說了備細，洪惠進去通報。不一時，中門內出來了一人，頭戴點翠紫金冠，身穿大紅繡花袍，腰束五色鸞帶，腳登粉底快靴；年約二旬，十分雄壯。抬頭將小姐一看，暗想道：“我祇有一個表妹，名喚玉霜，已許了羅府，怎麼又有這位表弟？想是續娶侯氏所生的。”遂上前行禮，說道：“不知賢弟遠來，有失迎接。”二人謙遜了一回，回到後堂去了，秋紅查了行李物件，也進去了。轎夫腳子，是李府的人打發了腳錢回去了；那史忠、洪恩，自有洪惠在外面管待。

且言柏玉霜同李定走到後堂，來見老太太，老太太一見柏玉霜人物秀美，心中正要動問時，柏玉霜早已走到跟前，雙膝跪下，放聲大哭道：“舅母大人在上，外甥女柏玉霜叩見。”李太太見此光景，不覺大驚，忙近前一把扶起，問道：“我兒，自從你母親去世，七八年來也沒有見你。因你舅舅在外為官，近又升在宿州，東奔西走，兩下裏都斷了音信。上年你舅舅在長安，回來說你已許配了羅宅，我甚是歡喜。今年春上聽得羅府被害，我好不為你煩惱，正要著人去討信。我兒，你為何這般光景，必有原故。你不要悲傷，將你近日的事細細講來，不要苦壞了身子。”說罷，雙手扶起小姐坐在旁邊。叫丫鬟取茶上來。柏玉霜小姐收淚坐下，將侯登如何調戲，如何凌逼，如何到松林尋死，如何龍標相救，如何又遇侯登，如何秋紅來訪，如何女扮男裝，如何一同上路，如何瓜州闖禍，如何夜遇洪恩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李氏母子好不傷心。一面引小姐進房改換衣裝，一面收拾後面望英樓與小姐居住；一面治酒接風，一面請進史忠、洪恩、洪惠入內見過太太，又見過李定。李定說道：“舍親多蒙照應。”洪恩說道：“多有冒犯，望乞恕罪。”

且言柏玉霜改了妝，輕移蓮步，走出來謝道：“昨日多蒙洪伯伯相救，奴家叩謝了。”那洪恩大驚，不敢作聲，也叩下頭去，回頭問李定道：“李兄，這，這，這是，是柏公子，因何卻是位千金？”李定笑道：“這便是羅公子的夫人柏氏小姐，就是小弟的表妹，同繼母不和，所以男裝至此，不想在江口欣逢足下。”洪恩同史忠一齊大驚，說道：“原來如此，就是羅公子的夫人，好一位奇異的小姐，難得，難得！咱們無知，真正得罪了。”柏玉霜見禮之後，自往裏面去了。李定吩咐家人大排筵席，款待三位英雄。洪惠是他的頭目，本不該坐；是李定再三扯他坐下，說道：“在太爺面前分個尊卑，你我論甚麼高下？”又道：“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！祇要你我義氣相投就是了。”

洪氏弟兄及史忠見李定為人豪爽，十分感激，祇得一同坐下，歡呼暢飲，談些兵法弓馬，講些韜略武藝，祇飲到夕陽西下，月色銜山，洪恩等纔起身告退。李定那裏肯放，一把抓住說道：“既是我們有緣相會，豈可就此去了！在我舍下多住幾天，方能放你們回去。我還要過江去拜那王氏弟兄。”洪恩說道：“俺放船來接大爺便了。”二人見李定真心相留，祇得依言坐了；又飲了一會，李定道：“啞酒無趣，叫家人取我的方天戟來，待我使一路與眾位勸酒。”三人大喜道：“請教。”不一刻，家人取了戟來，李定接在手中，擺開門路。祇見梨花遍體，瑞雪滿身，真正名不虛傳，果是溫侯再世！三人看了，齊聲喝采道：“好戟！好戟！”李定使盡了八十一般的解數，放下戟來，上席重飲了一會。盡醉而散，各自安歇。

住了數天，洪恩要回瓜州，史忠要上長安，都來作別，李定祇得治酒相送。柏玉霜又寫了書信，封了三十兩銀子，托史忠到長安訪父親的消息。史忠接了書信銀兩，再三稱謝，同洪恩辭了李定，李定送了一程，兩下分手，各自去了。柏玉霜因此在鎮江住在李府；不表。

把話分開，另言一處，且言那粉臉金剛羅燦，自從在長安別了兄弟羅焜，同小郎君章琪作伴，往雲南進發，曉行夜宿，涉水登山。行無半月，祇見各處掛榜追拿，十分緊急，羅燦心生一計，反回頭走川陝，繞路上雲南，故此耽擱日子；走了三個多月，方至雲南地界，名叫做王家堡一帶都是高山峻嶺，怪石奇峰，四面無人。羅燦祇顧走路，漸漸日落西山，並無旅店，祇得走了一夜。到天明時分走倦了，見路旁有一座古廟，二人進廟一看，並無人煙，章琪道：“且上殿歇歇再走。”二人走上殿來，祇見神櫃下一個小布包袱。羅燦拾起來打開一看，裏面有兩貫銅錢，一封書信，上寫道：“羅燦長兄開啟”。羅燦大驚道：“這是俺兄弟的蹤跡，因何得到此處？”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